

到大厅后面说话。”我开始跟着他走，然后问他，“为什么要上那儿去？”他说，“想问你问题。”我说：“有问题可以在这里问，为什么非得去那儿去？”他说这里太多人了。我说这里只有两个人。你是想干坏事吗？你是想在后面干坏事又害怕让人知道吗？你想打我，还是想干什么？他变得很生气，喊道：给我离开这儿。我说，你说你想问问题，我们已经坐下来问了很多问题了，没有任何理由需要藏到大厅的后面去。我于是又坐回原处。他于是走过来拖我的外衣，企图把我举起来。我不走，他就用更大的力拽。如同幼儿园的把戏。

我是最后一个离开那里的。结束前他们强迫我在一份中文的笔录口供上签字。我很难相信他们记录的是我的原话。对于这样的人我们怎么能相信呢？我们不但被打，还不允许见本国驻华的外交官，不允许打电话。我说：“你们讲法律。你们遵循的是哪条法律？规定我们不允许见外交官，不允许打电话？而你们却口口声声说是依法行事？哪一个男人或是女人敢制定法律说人不允许善良、宽容和容忍？这是什么法？哪里有这样的法？我无法接受这样的法，天地间没有这样的法。”我还说，我知道中国已经和联合国签署了人权条约，宪法也规定公民有向政府和平上访的权利。我们所做没有错，也没有违法。他们被如此曝光，他们变得很生气。每当他们的错误和坏心被指出来，他们变得很生气。

我们记下了一些警察的工作牌号码准备带回来。他们发现后显得十分害怕。一个警察显得手足无措。显然他知道他是错的。

从20日下午2点到21日下午6点离开，我没有吃任何东西，没有睡过觉。离境前他们把我们在地牢带入机场边上的一个会议厅里。我们在那里取回了各自的行李并被带回来。在会议厅等候期间，他们从餐馆或快餐店叫了快餐用塑料袋装好了举在我们面前，并问我们喜不喜欢吃中国菜。与此同时，3个手拿摄像机的人跟在其后，等着拍我们取食的情景。我没有接受他们提供的食物。看到他们充分暴露了他们如此邪恶的一面，而又做戏地给你食物假装对你好，想制造一个假象，我感到很恶心。他们想以此告诉全世界他们对我们有多好；而在此之前，他们却打我们，不让我们上厕所，即使上的时候，还有3个警察紧跟在后，并不许关厕所的门。(他们)明摆着是想作戏。他们站在不同角度照相，企图拼凑出他们的谎言。所以如果他们真的编造出了什么荒诞可笑的故事，我一点也不会感到奇怪。

离开北京后我直接去了希腊，那里原本是我的行程的目的地。我很久以前就计划去希腊了，那里也有很多事需要做。向希腊的政府和媒体讲清大法真相。许多希腊人还从未听说过法轮功呢。

记者：你的家人听到你的消息有何反应？

克里斯：我的家人包括我在这里的亲人听到我的消息感到很震惊，尤其

给我们每个人录像。

当我一个人穿过长长的、阴森的走廊时，我不停地向站在旁边的警察说着“法轮大法好！”这时一个警察用凶恶的眼光盯着我，挑衅地问我：“法轮大法好？”我毫不犹豫地回答他：“法轮大法好！”他伸手指着前面更加凶狠地冲我嚷着：“往前走，到最里边那间屋子去！”当时给我的感觉：是要收拾我了。走廊很长，我不知道等待我的是什么。但是我不为我说出的话后悔，多少中国的大法弟子就是为了这么一句真心话就被邪恶迫害致死，今天我真正体会到了“如果在一个邪恶的环境中，布满了邪恶因素的环境里面，你再去证实法，敢于走出来揭露邪恶，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。”

(《在华盛顿DC国际法会上讲法》)。我对自己说，哪怕是机枪扫射，我也要勇往直前。当我走到那间指定的屋子，出乎意料，等待我的是我的同修们。

我们又在一起发正念。

因为这是一件他们做梦都想不到的事，警察这个时候还不知道怎么对付我们是好，估计他们正在请示上级。所以他们很“克制”地看着我们。当然在这些警察中也有善良正直的人。我看到一位警察在一位弟子用手机与外界联系时，特意用自己的身体挡住其它警察的视线。

我在过道里被提审，他们把我的护照、机票、手机等个人物品收走，然后让我们下到地下室，被关在一间很脏的牢房里。在这间牢房的里面还有一间上着锁的小牢房，尽管警察对我们采取“克制”态度，大家都感受到这里的阴森邪

恶，空气中弥漫着血腥气。我们可以想象一定有许多中国大法弟子在这里遭受酷刑折磨。我们有的打坐，有的发正念，有的学法。有的主动向警察洪法。

海伦：在整个过程中，我一直牢记师父的话：“无论在任何环境都不要配合邪恶的要求、命令和指使。”(《大法弟子的正念是有威力的》)，拒绝交出我的个人用品，拒绝单独被提审，拒绝他们的一切命令，因为他们对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非法的。我由于拒绝下到地下室，被他们从楼梯上推了下来。在我接电话与外界联系的时候，他们六个警察扑向我连抓带打，把我的手机抢走，在抢夺中男警察还乘机摸我的下身，进行性侵犯。

学员们在公安局被关了6个小时左右，他们把我们带到了机场附近的旅馆。我们被安排在两间大房子里。这里环境舒适，他们给我们买来食品和水，对着我们照相，摄像，目的是将来向外界制造“被捕的西方方法轮功学员受到‘人道主义待遇’”的假象。当我识破他们的阴谋，低下头拒绝照相时，他们揪住我的头发，从底下往上照。屋子里站着比我们多好几倍的警察，他们不时地拿我们取笑着。而我们则照常打坐，发正念。

奥力维：我们把自己的饼干拿出来给警察吃，我乐呵呵地走到一位警察前面递给他饼干，他拒绝了。但当我回到原来的位置上打坐时，他用很温和、甚至敬佩的目光看着我。我想他的内心也许会问：这是些怎么样的一些人呀？

他们不让我们睡觉，我刚在地上睡了一会儿，夜里4点就被叫醒接受单独